

印象黎里

□陈 健

与具有900多年历史的黎里古镇相比,我知道她的名字实在是太短太短了。10多年前,当我还在沙溪古镇保护与利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,应苏州吴文化研究会所邀,参加了一次会议。那次意外地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,来自汾湖镇(其时黎里改名为汾湖)的李海琅先生在会上大声疾呼,要恢复黎里镇名。他利用参会的机会慷慨陈词、据理力争,恳请吴文化研究会给予支持。当然,在这次会议上,并不会产生李先生想要的结果,但从此我记住了黎里和李海琅的名字。我一直想去看看黎里古镇,却为杂务所累。退休之后,按理说自己所能支配的时间应该充裕了,可我还继续在从事太仓市地名的收集、整理、研究工作,并编写有关太仓市地名的书籍,几乎沉浸在青灯黄卷、废寝忘食翻检各类书籍、校雠文字的过程中,去黎里古镇一窥究竟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。

黎里是一个行政区域的名字,而地名是一份乡愁的记忆。我遇到过几位早年背井离乡的游子,他们回乡后先是惊喜:“到家了!”接着又是一阵恍惚:“家在哪里?”是啊,地名已经改变甚至消失,而几十年来人非物亦非,游子难免会有“家在哪里”的感慨。

后来听说黎里终于恢复了旧名,真为她欣喜。于是,更想去黎里古镇一窥她的庐山真面目。

前些日子,黎里的李海琅先生发出邀请,定于8月9日在黎里古镇召开江南古镇守望者雅集,希望我也去参加。这一邀请,可正中我的下怀。

会议是上午9点半开始的。此前几日,我翻看地图,了解交通情况,又去百度查询,发现黎里离我居住之处虽只有80多公里,但是由于各种原因,太仓至黎里既无直达车,黎里的公交车目前还停开,如果搭乘公交先到他处,然后再转其它车,到达黎里将费尽周折。黎里啊,你在为我出考题。

好在心有所向,势必往之,我在“迎考”路上,必须攻坚克难。8月9日清晨,天色朦胧之际,我起床准备完毕,就叫儿子驱车直奔黎里,我真想遥对黎里高声呼喊:“黎里,我来了。”然而在心中,我却轻轻地说:“黎里,我来了。”因为此刻的黎里也许还在睡梦中,我不忍将她惊醒。

到达黎里时,7点还不到,太阳初升,曙光柔和。有一段道路正在修筑,我只得下车,告知儿子下午来接我,然后徐徐步行。前面有一处核酸检测点,是飞檐翘角的仿古建筑,另一旁蒿草丛生,较为荒凉。一道围墙遮住了视野,我正不知所措时,遇到一位老人做好了核酸检测正准备离开,于是,我走上前去询问到古镇的路径。老人热情有加,不仅加以指点,还干脆带我从一条小道上穿越,进入古镇建中路,然后悄然离开,我几乎来不及道一声“谢谢”。我忽然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:有这样热情、朴实的黎里人,黎里的前景将豁然明朗。

说实在的,这时的我已经没有方向感,辨不清东南西北,但眼前的一切还是看得清清楚楚,一条河流沿着建中路横贯镇中(后来向前走去,发现还有一条河纵向伸展,组成“丁”字形河道)。横贯镇中的河俗

称市河,即市中之河,而她还有一个雅称,知道的人似乎不多:黎川。岸旁以柳树、香樟树居多,柳树垂枝,仿佛刚刚浣过发的美人,依依含笑;香樟挺拔,就像威武壮士,守护家园。一路向前走去,河两旁的石驳岸排列得整整齐齐,纤尘不染,但是沿途的一些小弄,又陈旧得让人感觉疲惫。江南水乡,桥多本不足为奇,但如黎里这般多桥的,至少在我的经历中是不多见的。这些桥梁一般都不高大,玲珑小巧,多姿可爱,让人流连,不忍离去。我随手拍了几张照片,打算回家后慢慢欣赏。

除了众多的桥梁以外,还有一种桥,在河岸两旁比比皆是,这就是人们用来淘米洗衣的“水桥”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,许多古镇上已经见不到河边捣衣的景象。我在晨曦中沿着岸畔廊棚下的石板路缓缓而行,几次看到有妇女在水桥上洗东西,这种多年未见的生活场景勾起了我的感动:黎里古镇是有生活情趣的,黎里古镇的历史是延续的、是活的。

河两岸以廊棚建构为主的古街长达六里,其中不免有些曲折之处,这些曲折之处也体现了黎里人的聪明才智和审美情趣,他们将一些小品点缀其中,使之有雅、有趣、有品、有味,添加了艺术和文化气息。

利用江南古镇守望者雅集开始前两个钟头的时间,对黎里古镇来了一次走马观花式的浏览,真的觉得黎里古镇很是精致幽美,黎里古镇还可以更加精致幽美。

下午3点半,雅集告一段落,儿子来接我回家,我不知不觉轻轻地对黎里说:“黎里,我走了,再见!”

意趣一二

□顾孝淮

●老宅的小天井

我家古宅有一个小天井,它位于四间老屋的中间,从这里仰望,可以看到蓝天和白云。天井面积大约10平方米,南北长些,东西短些,四围用长短不一的石条围成,中间用小侧砖砌就,看上去像一个浅浅的长方形池子。这些砖因历史悠久,都成黑蓝色了。

小天井的中间,老祖宗种了一棵栀子